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九十九回 豹花嶺胡列救主 分賊庭二寇被擒

詩曰： 乳母不忘舊主人，攜持公子竊逃身。
堂堂大節昭千古，愧煞當年魏國臣。

魏乳母一婦人，竟知大義，不至見利忘恩。以魏之故臣較之，乳母勝強萬萬，不啻有天淵之隔，皆因天性使然，非強制而能。勢利之徒，一見應當羞死，真婦人中之義士也。餘廣為搜羅，因並錄之：魏節乳母者，魏公子之乳母也。秦破魏，殺魏主，恐存魏子孫以為後患，因使人盡求而殺之，欲以絕其根。已殺盡矣，止有一公子，遍求不得，因下令於魏國道：「有能得魏公子，賜金千鎰；若藏匿者，罪滅其族。」不期這個公子，乃乳母抱之而逃，已逃出宮而藏匿矣。忽一日，遇見一個魏之故臣，認得乳母，因呼之道：「汝乳母也，諸公子俱已盡殺，汝尚無恙乎？」乳母道：「妾雖無恙，但受命乳養公子，而公子不能無恙，為之奈何？」故臣道：「吾聞秦王有令，得公子者賜千金，匿之者罪滅族。今公子安在？乳母倘要知道，獻之，可得千金；若知而不言，恐身家不能保也。」乳母道：「吾逃免一身足矣，焉知公子之處？」故臣道：「我聽得人皆傳說，此公子舊日實係乳母保養，今日又實係乳母竊逃，母安得辭為不知？」乳母聽了，不禁唏噓泣下道：「妾既受養，無論妾實不知；妾雖知，亦終不敢言也。」故臣道：「凡為此者，皆有可圖也。使魏尚有可圖，秘而不言可也。今魏國已破亡矣，族已滅矣，公子已盡誅矣，汝匿之尚為誰乎？況且失大利，而蒙大害，何其愚也！」

乳母聽了，唏噓泣下，因哽咽而說道：「夫為人在世，見利而反上者，逆也；畏死而棄義者，亂也。持逆亂以求利，豈有人心者之所忍為？且受人之子而養之者，求生之也，非求殺之也。豈可貪其賞，畏其誅，遂廢正義，而行逆節哉！妾日夜憂心者，惟恐不能生公子，豈至今日乃貪利，而令公子死那！大夫，魏臣也，胡為而出此言？」遂捨之而去。因念城市不能隱，遂抱公子逃於深澤。故臣使人尾之，因以告秦軍。秦軍追及，爭而射之。乳母以身蔽公子，身著數矢，遂與公子俱死。報知秦王，秦王嘉其守志死義，乃以卿禮葬之，祀以太牢。寵其兄為五大夫，賜金百鎰。君子謂乳母慈惠有節，因稱之曰「節乳母」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《西江月》：

才把賊人殺卻，行行又入賊窩，綠林豪客何太多，偏是今時甚伙。也有生來賊命，也有圖的吃喝。也有事出無奈何，到底不如不做。

且說二賊，一個是帶傷，一個是出不去，在屋中亂轉。屋內又有愣史、徐慶，嘴裡是罵罵咧咧的，手中這口刀是神出鬼入。別看人渾，躡躑跳躍，身體靈便，這兩個山賊如何行得了。他們兩個是佔山為王的，要講動手，跨上馬，掌中長兵器，那可行了。若論躡躑躍脊，一概不會。侯俊傑一著急，上椅子一腳，「嘩喇」一聲，把後窗戶踹了，就打裡頭往外一躡，「撲」一聲，就摔倒在地。什麼緣故？是在後窗台上，有兩個人在那裡等著呢：一個是胡列，一個是愣史。胡列準知道他們這山賊有多大能耐，料著他抵敵不住，必打後窗戶逃跑。他就拉著史雲，往後一拐，問道：「大哥，你貴姓？」史雲說：「我姓史，叫愣史。」胡列也瞧著他沒有什麼多大本事，身量可不小，說：「咱們哥兩個在這等他，他一個不能打前門出去，必打這走。」史雲拉出刀來，在窗台這一蹲。胡列抓了兩把土，也在窗台這一蹲，果然侯俊傑「嗷」把窗戶一踹，往外一躡。胡列「刷喇」就是一把土。侯俊傑把眼睛一眯，整個的摔倒在地。史雲過來「叭」的一聲，丁了他一刀背。賊人「哎喲」一聲，搭胳膊擰腿，就把他四馬攢蹄捆上。又在這一等，再等第二個賊人出來。馮天相也打算要打後窗戶出來，聽見外頭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」，他就料著後邊必是有人，他就不敢打後窗戶出來。要打前門走，又走不了。自顧兩下一猶疑，步法就錯了，早被穿山鼠徐三老爺一腿踢了個跟斗，「撲」一聲，摔倒在地，「鏗啷」舒手扔刀。智爺說：「留活的。」

徐三爺過去，躬膝蓋點住後腰，放下自己的刀，搭胳膊擰腿，四馬倒攢蹄捆將起來。徐三爺說：「捆上了，你們大家進來罷。」眾人這才進來。外邊胡列說：「我們這還拿了一個哪！」智爺叫提溜進來。史雲就打踢碎的窗戶那裡，將他提溜進來，一撒手，「撲」一聲，往裡一摔。他也由窗台那裡進來，胡列也打那裡進來。

智爺叫道：「胡莊客，他們這山中那些嘍兵，各安汛地。雖與二家寨主動手，兩個寨主也未能出屋子，未能傳令，故此也未能前來幫著他們動手。」此時與胡列一說：「這些嘍兵便當怎樣？」胡列說：「我們大老爺、三老爺肯施恩不肯？」盧爺說：「施恩怎麼樣？」胡列說：「大老爺饒了他們大家的性命，就是施恩；若要不施恩，我把他們聚在一處，結果他們大家性命。」盧爺還未答言，智爺就接過來說：「胡莊客，你還不知道你們大老爺那個性情嗎？揮金似土，仗義疏財，最是寬宏大量，不忍殺人。你把他們聚積了來，你就出去把他們找來罷，我有套話說。」胡列說：「出去要找他們，就費了事。」隨即拿了一面銅鑼，「嗶啷」，「嗶啷」，「嗶啷」的打了三遍。就聽一陣亂嚷：「大庭的號令啊，大庭的號令！」不多一時，嘍兵俱已到齊。

胡列說：「咱們這裡寨主，已經被我們開封府的眾護衛老爺們拿住了。」嘍兵一聽，一個個面面相覷。智爺過來說：「你們眾嘍兵，大家聽真。我們都是開封府的，特旨擒拿山賊，拿住了你們頭目，打算著要開活你們大眾。要是不服的，找死的，你們只管抄傢伙，咱們較量較量。」眾嘍兵一聽，這才「撲」全跪下，一口同音求饒。智爺說：「你們可不許撒謊，我說出幾件事情來，任憑你們大眾來挑。你們是願意回家務農？是願意在山當嘍兵？是願意投營當差？回家務農，我指引你們回家務農的道路；在山當嘍兵，我指引你們在山當嘍兵的道路；投營當差，我指引你們投營當差的道路。」大家一口同音說：「願意當差。我們夢穩神安，比嘍兵勝強百倍，祖墳不至於給刨了。」盧爺說：「智賢弟，把他們打發的那裡去？」智爺說：「我先把他們打發在君山去。」隨即叫著嘍兵說：「我寫一封書信，把你們薦在君山，教飛又太保鍾寨主收留下你們。」眾嘍兵說：「我們不願當嘍兵了，情願入營，吃糧當差。」智爺說：「你們焉知這裡的事，君山已然降了大宋。但等襄陽大事辦畢，可著君山寨主皆是作官，君山嘍兵皆是吃糧當差。」大家嘍兵一聽，各各歡喜。就在山中居住，嘍兵預備飯食。

把兩個山賊，到次日也不結果他們的性命，也不把他們交在當官，就把他們在豹花嶺的後頭有個極深的山澗，搭在那裡「咕嚕嚕」扔將下去，那是準死無活。然後回來，叫胡列拿了文房四寶，取八行書連皮子，濃墨填筆，一揮而就，寫畢封固停妥，皮面上又寫了「鍾寨主親拆」的言語，然後交給嘍兵一個頭兒。所有豹花嶺裡面的東西物件，金銀財寶，給嘍兵大家分散。又算整整的拾奪了一天，只得第二日起程。到了次日，也有找來小車子的，也有找來扁擔的，也有背上包裹的。頃刻間，大家告辭起身，推車挑擔，肩抗背負，離了豹花嶺，履履行行，直奔君山去了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盧爺大眾。智爺道：「這個所在，直不給後來的賊人留著這個窠巢。此處離著住戶人家甚遠，大哥，依小弟主意，放把火給他燒了罷。」盧爺說：「賢弟言之甚善。」

將才出唇，大漢龍滔、姚猛、愣史、胡列，這幾個就忙成一處，抱了柴薪，點著了火，前前後後一燒。穿山鼠徐三爺可換了山賊的一套衣服。因為什麼獨他換了山賊一套衣服呢？皆因是他那身衣服，讓山賊一踢桌子，撒了一身油菜的湯，故此他才換了山賊一套衣服。

閒言不必多敘。自己拿了自己本人的物件，大眾出了寨柵門，前後的火就勾上了。

可巧來了一陣大風，這火越發大了，火借風力，風助火威，霎時間，「噹噹噹」，磚飛瓦碎；「割崩崩」，柱斷梁折。好利害，萬道金蛇亂串，火光大作。常言說的好：「水火無情」，一絲兒不差。幾位爺就不管山中的火了，直奔武昌府的道路，曉行夜住。那日天氣已晚，看見黑巍巍，高聳聳，山連山，山套山，不知套出有多遠。前邊有個小小的鎮店，進了西鎮店口，見人打一

聽，原來這就是夾峰山。找店住下，用了晚飯，頭天就打發了店錢飯錢，第二天為的起來就走。將到四更多天，徐三爺就睡不著了。他要是睡不著，誰也不用打算睡。他一醒，就嚷嚷叫人說：「起來！天又不早了，該走了。」誰要同他住店，他彷彿是個王爺，說走就走，說住就住，說吃什麼就吃什麼。這天四更多天起來，大家拾奪起身，店錢頭天已然開發清楚，叫開店門，伙計不開。問：「怎麼不開？」回答：「太爺有諭不讓開。」徐三爺說：「告訴你們太爺，說祖宗到了，一定要開。」伙計說道：「店裡緊。」徐三爺說：「放你娘的屁！如若再不開，把你腦袋擰下來。」伙計說：「這個事不好惹，給他開開罷。」徐三爺這才歡喜。

大家出來，一直撲奔武昌府的大路，可是得繞著夾峰山前山道路走，細一聽更鼓的聲音，起早了。同著智爺說：「智賢弟，你看店裡這個小子不開門，他說有賊，咱們要是遇見賊，不是賊倒運嗎？」走在邊山，三爺有點自負。智爺說：「三哥，別把話說滿了，老虎還有打盹時候呢！設若咱們走在樹林，有個悶棍手，抽後就是一棍，你敢準說躲閃的開嗎？」徐三爺說：「也不敢說躲閃的開，橫豎他打著有點費事。」智爺說：「走罷，別忙，同三哥說話實在難說。人家常言說的好：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」

這一個「防」沒說出來，被徐三爺一把揪住，低聲說：「有賊！你可念道出來了。」智爺一瞧樹林之中，黑忽忽一片。智爺一分派，教魚貫而行，大家小心。徐慶這高興，他要在前頭。盧爺等一個跟著一個。看看臨近，徐慶這才看得明白。總是夜行人眼光足，看著他們在樹林內，一個個探頭縮腦，「呼啦」往外一闖。徐三爺一看是件咤事，實在的奇怪。若要問有什麼奇異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